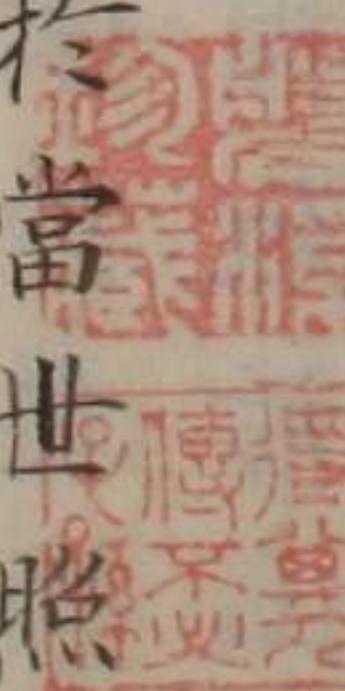


近古史譚序

讀史就古人所為措身於當世照事
於今時反覆推明以思所以自處之
者然後質之同志商確討論以判其
是非得失而自得於心苟如是則其
有益於學者豈鮮少云哉余常以此
為讀史法焉社友大槐君士廣與余
往來親善每相會輒討論古人事跡



大觀文庫藏

率無虛月近者士廣袖一書來示余
受而觀之采輯近古明君賢相名將
勇士之事跡言論足以傳者錄為二
卷曰近古史譚其事則往往所嘗與
論者而未必為異聞然以士廣之才
筆之則使當時情態躍然如親接其
事覽過之際不覺稱快余於是乎有
所深慨夫近古明君賢相跋涉山野

從事干戈櫛風沐雨抑亦可謂勤也
而志氣之壯謀慮之周足以撥禍亂
而興治化矣今則昇平二百餘年士
民苟安飽食暖衣優游逸居是可不
思其澤之所自乎哉然治之與亂盛
之與衰猶糾纏之互旋也乃不可以
無事為常也昭昭矣然則讀此編者
能措身於當世照事於今時反覆推

明以思其所以自處之者則亦足以奮然興起脫時習而壯志氣矣士廣之所以寓意於是編者豈徒然云乎哉書以為序

安政二年龍集旗蒙單閑仲春下漸

讚岐 河田興撰

近古史譚序
春首南風揚沙破窓簌簌塵坌滿几席頭涔涔痛偶士廣袖此卷來示屬余題言讀其英主猛將之事如耳喑啞叱咤風噴雲之聲讀其武夫悍卒時人俠客之事如目橫槊舞劔扼腕揚眉之容讀其忠士義臣狷介節烈之事令人想整襟正色琢廉礪隅

之狀於是拍案呼快命爵引滿頭風
頤愈憶昔從山陽賴氏於京師晡間
侍酒縱談前古英雄事蹟以為常嘗
曰余弱冠游江門在尾藤二洲塾翁
杯酌間好說戰國事醇乎篤行君子
而其中乃有如此者焉余曰亦非由
有所謂日本膽耶士廣學經之餘磨
才硯墨瀟洒風流文士而兜牟氣像

見于毫端如此亦無乃此之由乎夫
左右文武者姚姒子姬之教皆爾而
我民之於武獨有不待教者焉加之
以學健而順質而義以奉公守官衛
社稷保黎元此所以萬古一姓表東
海而雄於寰外也嗚呼可尚哉

乙卯端月念三日鹽谷世弘題於鵝

林巷九里香園

題辭

辭

辭

芒芒蜻洲盛衰千古
應仁亂階分裂九土
織田勃興畧定中原
皇居既壯天子斯尊
豊臣繼業東征西伐

餘力耀兵威震窮髮
我后乘運撫寧四陲
誅叛討逆廟奠靡遺
元和偃武與民休息
驩虞三百吁誰之力

丙辰春王月 宁靜子題



丙辰春王月 宁靜子題

近古史譜目次

卷上

織篇一

了伯聽平語

織田公納諫

右府營皇宮

謙信招私市

倒勲狀

破缸柴田

藝侯戒諸子

稻葉一徹

烈奴

山內氏妻

厨入坪內

善射者某

右府察微

森蘭丸

光秀反形

豐篇二

擎鞋奴

設姓曰木下

歌人幽古

石田三成

島左近

小田原之役

花房職之

豊公天

如水誅新六

勇婢

豊公賜鎧忠勝

關白誅利休

利休之靈

征韓之役

韓國多虎

酒井善左衛門

悍卒

太閤觀五老刀

太閤薨

加藤嘉明

塙團右衛門

恠猿

飯田覺兵衛

戸川肥後

福尾勝兵衛

卷下

德篇三

伊田之役

石川八左衛門

鈴木久三郎

本多重次

長秋之後

演松夜話

大旆次小山

關原之役

宵平塚越中

避雷斧

雛僧三條

老嫗失火

止引水役

一生四十八戰

台德公謹厚

霹靂手段

彗星見

太田某

古今賢嫗

妓阿國

紀侯生母

南龍公

阿閉掃部

杉田壹岐

天野清節

内藤勇斷

成瀨奇獄

大窪佳謹

宇都宮大和

太田忠兵衛

奇童

甲賀孫兵衛

備矣知言

節婦一

節婦二

義丐

近古史譚選

義丐二

計七十七條

近古史譚目次

近古史譚卷上

東奥 大槐清崇 著

蠻帆退矣。海警消矣。吾公亦鮮嚴以歸東藩矣。於茲外事有間。筆硯可親。乃掃一室。整碩圖書。以就舊業焉。竊謂雖泰平依舊。而絃誦之聲。非復昔日與其潛心經籍。不若游目史編。以備他日叅考。遂取天正慶長以還。稗史野乘。日夜翻閱。稍覺快暢。逢其英主名將。猛士悍卒。曉勇

節烈之事。不堪慷慨攘臂之情。隨讀隨華。旁及廉直狷介之士。而各條下論斷以寓鄙見。五月至十月。得七十餘條。乃逐世代編次之。分為三篇。頴曰。近古史譚。嗚呼。身在至盛極治之日。而尚論戰國兵馬搶攘之世。亦非得已。讀斯編者。或察余微意。死在則庶乎鞭策游惰之一助云。

安政紀元臘月念一日。寧靜子識。時年五十四

織篇一

了伯聽平誥

佐野城主天德寺了伯。仕北條氏。有骁勇之名。嘗招瞽師善琵琶者。演平誥。瞽師為唱二曲。一係佐佐木高綱事。一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每聽一曲。嗚咽歎歎而不止。他日後客問左右曰。昨聽平誥。若何。皆曰。甚可樂也。但死演皆係赫赫功名事。而君獨泣不已。何也。了伯聞之。仰天大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為我用也。顧高綱之辭鎌倉公。乞其愛愛名馬。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軍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乎海波數百步之外。不幸

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淚之交乎。臆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為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為也。

寧靜子曰。古人云。以活眼讀活書。天德寺氏之聰平謐。可移以為讀史之法焉。

織田公納諫

右府信長幼放縱。動止不常。其傳平于政秀。驟諫不

聽。政秀憂憤之極。留諫書一封而自殺。於是信長大感悟。改過厲行。益講武事。遂東征西伐。誅叛撫服。及天正中。迄天下太半。威名藉藉乎京畿。近臣或獻媚曰。曩中務不察君之成大業如此。而早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中務一死之諫。孤何以得執弓箭。以至乎此。孤之死以能至乎此者。皆中務之力也。抑諫臣之死者多矣。至自死以諫其君。如中務者。今古未曾有見聞之也。汝乃目以躁急。不唯無禮於中務。使孤追悔蹙蹙不能已。汝言之妄。

不亦甚乎。

寧靜子曰。織田公天賦英資。縱無政秀之死諫。豈終身昏迷不自悟者乎。侍臣之貢諛。亦非無謂也。特公不受以為已功。而專歸之。政秀一激之力。君德之美。洵可嘉尚矣。抑公中道不令終。雖知可恨也。然臣秀吉繼乃公遺業。盡成其平志。則大亂削平之功。不得不歸之織田公矣。嗚乎不亦偉哉。

右府營皇宮

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頽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言。

云茨牆竹柵。無復門關。羣童日來階下。搏土塊以為戲。時揭簾窺戶。間如無人。而公卿之窮陃殊甚。近衛公國歌會。盛饌圍於三方盤。以供客。盤板煤蝕深墨如漆。有入謁常磐井公。時方盛夏。而公無襪衣。直纏蚊帳於體。以見其人。其瓊尾如此。及織田氏之興。則營宮禁。辨供御。舉廢興。續常職。然後煥然。始有可觀云。

寧靜子曰。應仁以還。大亂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戰。惟利之視。名分紊。而私欲橫。誰復問乎宮闕之廢興。

當此之時。不有織田公大節高義。以尊天子。則蒼生何由觀皇室之再造乎。而今日恭順之美。蓋有由來矣。嗚乎如公者。所謂知時務之俊傑者。非耶。

謙信陷私市

武州私市據夾塗為城。有大澤繞其後。地勢頗壯。越侯謙信圍之。而未能下也。偶騎馬候城中。其牙城接支城處。架以簷檣。檣上時見白衣人往来。影落在水面。蓋此時婦人夏服多用白衣黑章。謙信因謂是必質子童女在牙城者。出而逍遙也。於是使其臣柳崎

和泉帥師門於前門。城兵謂敵來萃焉。戮力捍禦。於此謙信乃遣人城後。壞旁民舍。編其材為筏。浮之澤中。大噪而進。城中童男女果大驚。號哭避之。支城城兵在前門者。相驚曰。牙城有反應者。不可近也。或自殺。或出降。不損一士。而城遂陷。

寧靜子曰。松霜臺以雷轟電擊之勢。逞此小技。僥幸謂捕兔亦用全力者。

倒勲杖

甲侯信玄將與謙信和。使長遠寺僧某往說焉。謙信

延僧而問曰。甲斐之臣。有向井與左衛門者乎。曰有。其人有力癱乎。曰有。在於面。謙信歎曰。昔川中島之戰。渠自呼姓名。槍鎧我背後。告反顧。一擊斬其面。意爾時既傷死也。令尚無恙耶。乃出綠綿戰袍。有槍痕者。附以一簡。使僧贈之。於與左衛門。世謂之倒勳狀。寧靜子曰。我聞謙信氏。身不甚長。行步曳踵。其臨戰也。着黑綿袍。戴小鐵笠。提三尺青竹杖。以指揮士卒耳。由此觀之。其人蹶蹶落落。可想而知矣。若夫賜勳狀。於敵我者。以賞之。亦其襟懷豁如之所致。蓋出于結親。

逆元之下策耶。

破缸柴田

永祿十二年。柴田勝家爲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佐木承楨圍而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平城。防戰甚力。偶有人告佐佐木氏者。曰此城乏水。若絕其汲路。城可下也。承楨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變其旗色也。承楨准之。乃託和議。納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盥手。勝家余盛水於巨盤。使二人左右捧而致之。平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

并視之。色然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訣飲。時問_一餘之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眉夾刀。以其鎗鋸破水缸。以示必死。衆曉開門。呐喊潰圍以出。佐佐木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衆撲衝突。斬首八百餘級。使人獻之於岐阜。信長大悅。賜勳狀以賞之。世呼勝家為破缸柴田。

寧靜子曰。柴田氏破缸之舉。_一謂死中求活者。非胸有成算。何以至乎此。_下其失二斛水。而獲八百級。亦

惟斷成之耳。

藝侯戒諸子

藝侯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為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矣。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以為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寧靜子曰。詩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蓋兄弟之情。不難急難相救。而難於安寧相保。果能從藝侯父子之言。豈不足以全棣萼之情乎。

稻葉一徹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也。乃設茗謙。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忤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吳桂詩曰。雲橫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一分解。并說其典。甚詳。信長隔璧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

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匕首。於襟。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寧靜子曰。嗚呼。一徹氏。在刀俎魚肉之間。而能從容以免乎。萬死者。以其善解文字。演說古人之詩耳。信乎。有武備者。必不可無文事也。

烈奴

稻葉豫州之奴。有忤旨抵罪者。臨刑輒轉號泣而不已。吏問汝畏死乎。奴忿恚曰。咄。吾豈畏死者哉。吾唯

恨不伸一臂於君前。以雪冤耳。豫州聞之。遽令曰。急急解縛。奴苟以為冤。我將甘受其報焉。吏乃縱遣之。居數年。豫州病死。既葬。奴走詣其墓。復泣曰。奴久欲遂宿志。而屢失其機。遷延至此。今則已矣。吾今日不死。君必以奴為畏死苟生者。奴為天下耻之。遂屠腹其旁。出腸以死。

寧靜子曰。烈哉稻葉氏之奴也。假令其出于士流。則世必以為田橫之客。豫讓之流也。嗚乎戰國猶介不屈之民。寧可以太平游惰之情測之哉。

山內氏妻

山內猪右衛門一豊。始卒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來販名馬者。安立諸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為價高之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往還。一豊見之。不勝流涕。歸家獨自嘆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之初。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豊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贍焉。乃取金於鏡匣。致之一豊前。一豊且喜且恨曰。比來窮困之極。或恐及卿顛覆。而卿絕不

言有金。何卿之忍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也。妾父自納之鏡底。戒曰。汝勿以夫家貧故費此金。必也有關夫君一大事。然後用之。妻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舉。令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敢爾。一豐泣而謝曰。卿之惠也。岳翁之恩也。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豐乃騎而入京。風骨峻爽。奮鬢一嘶。信長望見。大驚曰。猪右何所獲此乘乎。一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多士。而不無購一馬。洵為上國之耻。汝落魄歸於

我。乃能為此非常之舉。以一洒我耻。武夫用心。不當如此耶。一豐釋褐立百石。於是增為千石。遂以見任用。

寧靜子曰。後來石賊之反。夫人齊藤氏。簷書為笠絆。馳使告一豐。一豐得之。不解而獻焉。異日獲廿四萬石之大封。職此之由。山內氏何外家之福多賂。

厨人坪内

三好氏之亡。厨人坪内某。因長織田氏。營谷九。市原立。為說信長曰。渠不唯善調理。七五三。宴饗之式。皆

能諳之。嘗以為厨宰可矣。信長曰。且使渠調朝食。吾將試其佳否。以決之。於是進膳。用三好氏法。信長一嘗投箸曰。此水臭物。何足以供吾口。坪内曰。請復之。彊而後可。翌日進膳。經其醇釀。信長每品咤食曰。佳味佳味。天下之良工也。即日赦而祿之。坪内退諳入。曰。昨所進係第一等調和。君以為淡泊無味。今日所進特第第三等品味耳。而又以為適口也。顧三好氏五世歷仕幕。朝助天下。和羹。故調理獨要。第一等風味。而公則不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信哉。

寧靜子曰。坪厨宰有揚舊君抑新主之意。以此仕精志無以吉法師。名予哉。

善射者某

織田氏臣。有善射者。信長聞之。欲試其技。僕為設演射場。上日往觀之。諸士皆多中。某終日而射。率不能中也。信長不憚。歸而嘆曰。亟見不稱。死聞人言。果不足信耳。其後國內大寇蜂起。勢頗猖獗。信長自將討之。衆遂巡不進。當是時。某直進立信長馬前。引滿當敵。縱橫放射。率無虛箭。寇為之卻走。信長於是歎曰。

有是哉渠之深於技也。嚮之不中者。非不能中也。欲養餘力。以收異日之功耳。諺云。良薦藏瓜。猶信。厚賜物以賞之。

寧靜子曰。同一弓箭之士也。戰國之人與秦平之士。遙向之異。何其甚也。今日純熟之子。射大的於數十步之外。以冒^音區區賞賜者。使其當變動不測之敵。果能不惶惑失度耶。然則如織田公士。洵百世士人之標準也。

右府察微

信長嘗自剪十指甲。使侍臣收其剪餘。侍臣搜索左右。久而不去。信長問。汝何故不退。答曰。剪餘既得九。而未見其一。信長為起拂^音兩袖。則爪片墜者一。信長大賞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緻密。又嘗召侍臣。至則曰。事既難矣。無復用也。侍臣徒爾而退。少選復召。一人。亦如此。最後一人。應召而往。伺候良久。亦復不命事。侍臣將退。顧拾席間所遺塵埃。以出。信長俄呼止之曰。生^音吾^音諾汝。凡進退必有機。見機而動。是為軍之善謀。汝知今之退。可謂能知兵機者。

寧靜子曰。右有公以忌克之質。察人於細微之末者。如此。織田之門。無懈惰不警之士。蓋以此也已。

森蘭丸

信長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有甚愛寵之。嘗欲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緊闔之。然後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闔矣。然則其戛然有聲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君令臣闔紙障。若視其既闔。而徒然歸。則君之命廢矣。臣恐諸臣之或不敬君也。故謹開而闔之矣。又嘗奉信長。

刀在側。刀鞘黑漆。有款數數十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信長觀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上。款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之。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今如為不知者。而中之。是賣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深耻。是以不敢。信長悅其誠慙。不欺。賜以其刀。後蘭丸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長曰。臣視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不在小。必將舉大事也。不及令誅之。後悔壅沒。信長以為。

讒而不能用。無參果有本能寺之變。

寧靜子曰。以右府之猜忌。而不嫉蘭丸之聰慧。亦以其有誠信。足感入者耳。抑不疑他事。而疑其有讒光秀。則右府之祿盡也。嗚乎。養豺狼而自遇其噬。右府之不令終。將誰咎乎。

光秀反形

明智光秀治丹之龜山也。新築一城於山北。號曰周山。蓋以自擬周武也。羽柴杭州。性豁而言傲。光秀則謹慮而多遜辭。杭州謂光秀曰。入云汝夜城周山。將

以謀叛。信乎。光秀冷笑曰。公幸勿費無用之難。天正十年五月。光秀謁愛宕山祠。遂會于西坊。為連歌。歌人紹巴至。則卒爾問曰。本能寺涅深幾尺矣。紹巴愕然。曰。君不畏天耶。何為謀此不順之舉。於是反形始顯然云。

寧靜子曰。英雄之在亂世。其有逆節殄行勢也。不必一一苛論焉。特其不忠不孝之罪。人欲容之。而天未嘗少假也。不見逐父篡國信玄乎。不免於微卒之暗砲。不見弑君奪位光秀乎。不免於賤民之竹槍。夫暗

砲之戮。竹槍之誅。果然天網疎而不漏。而况先秀之罪。又薰負殺母大不孝者乎。

又曰。本能寺之變。右府穿白衣執十字槍。與賊安田作兵衛等。鬪於庭中。不利。遂走入。作兵衛追之。時天未明。燭光耿耿。見右府影於紙障上。以長槍鋸之中其右股。傷甚。右府乃入寢。縱火自殺。後作兵衛變姓名曰天野源石衛門。有惟癆宿其頸。久之不癆。遂生弩肉。源憤恚。以琴絃繫紗肉。繫之竹椽。張脚抽之。無死。又生。復亦如此。源愈憤。竟引刀自刎而死。又有

川上某者。光秀小臣也。本能寺之戰。執角弓射右府於堂上。中之。其第六日喪心而死。時讐詣曰。鶴來刺額。痛甚。痛甚。嗚乎是皆天網之网。不漏者歟。

豐篇二

穿鞋奴

尾州愛智郡。有中郷里。里分上中下。為三村。日吉者。其中中郷之人也。天正立年正月朔。日出時。生故名。日吉。年甫十六。齋。其父死。遺永樂錢若干匹。以出鄉里。多買。兼線針。於清洲。而來津島之市。以其針易糧。

食與草鞋。遂往濱松。買麻綿衣以行。遇久能城守松下嘉兵於途。嘉兵異其貌。使人問其鄉貫。日吉具答以實。嘉兵乃携以歸。為換其服。并以榜與之。初雜處之奴隸中。既而擢為內監。付之衣服器玩掌其出納。日吉機慧而敏捷。凡所使令無不如意。嘉兵甚愛用之。而儕輩之舊者。皆嫉之。竊匿其主。囂玩以誣日吉。如此者數矣。嘉兵知其無罪也。憫之。為與永樂錢三十匹。以遣歸。日吉於是資其錢。以往清洲。僉緣其鄉人仕織田氏者一若。以為掣鞋奴無幾。為小人頭。改

名藤吉。時年十八。

寧靜子曰。小瀨甫庵太閤記云。嘉兵付金五兩。於藤吉。往尾張。以買洞圓鑑。藤吉攘其金。於途。資以仕織田氏。今閱松下環翠氏。記與此大有異同。不知孰為實錄。姑書以備考據。雖然區區小節。何足為曠世英雄輕重哉。

設姓曰木下

日吉之幼。習字於橫笛山光明寺。寺之對門。有三島神祠。祠前大楓樹。枝葉繁盛。偃蹇蔽數十步。日吉素

近古史說卷
清閑齋文
倜儻有大志。不屑學文字。每賺師僧來。游戲此樹之下。及後仕織田氏列士班。自設姓曰木下。實本此樹。

光明寺到今傳其說。

寧靜子曰。明史有云。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曰者。最尊顯。時山城州渠信長為此職。偶出獵。遇一人卧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自言為平秀吉。矯捷有口辨。信長見而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是傳會之景可笑者。特疑豈公之自作姓曰木下。必有深由。及得此說。意始釋然。因附記於此。

歌人樂古

織田右府之遇弑也。筑前守秀吉既與毛利氏和。兼程東上。討逆賊光秀。逗姫路者一日。盡收金銀以為庫資。署分既定。是夕浴罷。呼姬久太語之。曰。此城無用守備也。吾將一擲賂天下。子以為何如。久太曰。然。以僕觀之。潮候正好。勢不可不揚帆。有善和歌者幽古進曰。讐言之。芳山花盛開。安得不一往而觀之。黑田官兵衛自旁贊之曰。縱欲觀花。時不至則不能矣。今也風發雨拆。自矯招人。時乎時乎。宜以此役為觀花。

之始耳。

寧靜子曰。復讐之舉。以順伐逆。天人共典。誰能禦之。今觀三人之言。當時光景。千載可想。其一戰鷹揚。勃然以興者。何足恠哉。

石田三成

豐公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寺。乞茶太急。有行童。進一大椀茶。微溫。盛到七八分。公一啜稱快。更進二椀。少熱。不满半椀。公徐喫了。又要一椀。於是代以小椀。太熱。不可遽口。公愛其才敏。請之住持僧。售

歸以為小臣。漸愛寵之。後竟列為五奉行。石田治部少輔三成是也。

寧靜子曰。石豎子一生死為不出于此技俩。死謂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豊公乃大擢用之。竟誤國家。大計也。知人之難。猿郎之智。且有不免歟。噫。

島左近

石田三成封於水口也。豊公問曰。汝得人焉乎。曰。得一人焉。曰。島左近。公曰。孤亦聞其驍名矣。是豈以薄祿仕汝小家者乎。三成曰。臣。封四萬石矣。令割其半

以與之。是以能留耳。公歎曰。君臣同祿。古未聞。汝而能為此偉舉。渠亦感激報之也必矣。乃召左近。賜外廄一領。以勉之。

寧靜子曰。近世侯國之臣。有分二百石之半。養流落歸化之士者。世傳以為美談。况以一城之主。待其臣之厚如此。則天下之士。孰不願仕其家哉。後人不以其人廢其事。可也。雖然。三成此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

小田原之後

天正十八年三月朔。關白豐公。自將步騎十七萬。東征北條氏。前隊諸將。先鋒在駿河。內府信雄。車於三枚橋。東照公車於長窪。二十六日。豐公率諸軍至駿河。內府照公。與諸將士。迎之浮島原。關白被緋甲。戴唐冠。帶金冠。太刀二口。執形弓。騎金甲馬。而來。扈從士。皆異樣戎裝。鮮麗奪目。而茶筅背旗。幡叟裝束。尤奇異。可駭云。既而關白過二公前。忽然下馬。撫刀揖二公曰。聞卿等異志。有一角鬪耳。疾起決雌雄。信雄赧然無言。慚汗浹背。照公則徐進。鶻言於衆。

曰。當出師之初。先擬一刀於此。實是行之大慶。敬賀
敬賀。諸將士同聲拜賀。關白乃起來而上。揚揚舉鞭
以馳。衆莫不感歎。一照公勇智。

寧靜子曰。豐公在千兵萬馬之中。能籠罩群雄如此。
而內府之怯懦。照公之沈勇。隱相默度。早已奠定
於胸中矣。他日八國之封。遠地之謫。蓋皆決於此焉。
想見當時公目中既無閨左。而視北條氏不啻狐豚
也。

又曰。豐公之滅北條氏。張宴於石垣山。以勞諸將士。

要信雄舞古謠一曲。信雄恚其侮已。故作不祥舞以
應之。豐公大怒。遂奪其封。放之那須野。是可見其
庸材矣。雖然。後之奉暴主者。亦不可不以信雄為鑒
戒也。

花房職之

豐公圍小田原五閱月。未降也。偶有客過公營者。時
燕樂方作。鼓笛之聲喧于耳。客大聲罵曰。何物愚將。
作此大恠事。令也勁敵在前。不知以攻之之策。而
惟燕樂是耽。非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為者。醉而

顛耶。抑喪心耶。容怫然作色曰。身是淳田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者。不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在車。以游惰娛樂為大戒。而今沈溺如此。醉顛喪心。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衛士忿恚訴之。奉行長束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辭歸。大藏授間入白。豐公聞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厲聲曰。汝客花房某敢慢罵我。夫匹夫而議天子關白者。其罪當大不赦。汝速歸處之磔刑。否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

惶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步。公使人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復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且待以士道賜之自盡。既而沈吟數回。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孤之為此。未必為娛樂。將欲使敵倦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孤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畧可想而知矣。昔青砥藤綱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頬。盛行千僧供養會。藤綱笑曰。鎌倉氏佛事。水中牛糞耳。府吏聞而詰之。

乃曰。方今飢餓之民。未蒙恩恤之典。而徒施乞丐之徒。夫牛糞於圃。尚可以滋菜蔬矣。令糞於水。消漓無益於物。不足以以也。時賴感其言。即日擢為奉行。于今傳為美談。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獨不若景明寺可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為軍師。永留之幕下。可也。

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原之捷。

寧靜子曰。豐公為人急暴粗率。其處事先迷而後覺者。往往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厲迅疾。天地唯恐崩。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是其所以。

以能駕馭羣雄而速得天下也。欲

豐公天

豐公征北條氏。別使九鬼嘉隆率舟師。以護南海。此際危礁亂峙。水路險峻。每逢東風之烈。波濤驚敵。帆卷雪山。無復可列船艦也。當公之圍小田原城。天氣清明。海波恬平。絕無陽侯之患者。五旬有餘日矣。爾後海濱之人。遇連日晴。謂之豐公天。

寧靜子曰。中葉以還。乾綱解紐。皇威下移。六師之討。絕響久矣。獨豐公此行。入朝陞辟。天子詔錫節刀。

是所謂奉王命討不庭者。洵足為天朝吐氣矣。其五十餘日。天晴海穩者。殆亦天心之亟以助皇威也歟。

如水誅新六郎

北條氏老松田尾張在小田原圍城中私因掘秀政納款。長豐公既而秀政卒於車乃因黑田如水初尾張有二男長子新六郎冒笠原氏次子左馬介獨不從父逆謀。父怒幽之一室。左馬介貨監者以鎧櫃自盛入告北條氏。氏政執尾張誅之。二子蓋未及誅而

和議敗。氏政出降。豐公乃命如水誅左馬介。如水詐為謬其聽者。舍左馬介誅新六郎。公召而詰之。如水偽驚曰。殿下命臣誅尾張之子。臣以為新六郎而殺之。今悔之無及。雖然左馬介不孝於父。而於君則忠。新六即負累世之主恩。陷父於大惡。此則不忠不孝之大者。誅之亦不為失刑耳。公笑曰。彼楚即又復瞞人耶。乃置而不問。左馬介後仕前田氏食五千石云。寧靜子曰。如水之誅新六。宜矣。何不弁左馬而戮之。若謂其心可悲。則說而使自殺可也。夫忠孝不兩全。

者以其身在不得已之地也。安有躬自使其父被顯戮而已。獨飲啄宇下者乎。至其職仕大藩。溫飽終身。則可謂無廉恥之甚者矣。

勇婢

處士孫助家有一老婢。蓋小田原之亡掠來供使役者。然未詳其為誰氏女。宅外有竹林。林中一廈。每暮夜有佐駭人。人莫敢往焉。獨婢往。未嘗見。惟云。一夕更深而往。暗中忽現一雛僧。視婢。佇立冷笑。婢一喝。捕之而入宅。點火視之。則一大老祖矣。婢罵曰。汝毛

族。敢魅萬物之靈。手搏殺之。一家驚歎。孫助曰。我嘗意渠將種也。今得其實矣。追詰其姓氏。則北條氏。將鈴木太學之妹。云。

寧靜子曰。觀一婢而知北條氏養士有素矣。夫

豐公以天下之兵合圍半歲。僅能滅之者。良有以也。日大會列侯諸將。出古鎧一領。示於衆曰。是為佐藤

豐公賜鎧忠勝

豐公既滅小田原。引兵而東。將征奧州。次宇都宮。時本多忠勝。伐土寇。在總之廳南。公差人致之。行營。一日大會列侯諸將。出古鎧一領。示於衆曰。是為佐藤

四郎忠信之鎧首誰也。今日可以忠信忠勇者。苟其有之。孤將舉而典之。衆莫敢應者。閑白因分颶言曰。服此鎧而無愧色者。唯德川氏。臣本多中書公為然。記昔長歟之役。失我偏將三人。孤憤怨之極。聞敗即發步騎三萬。颶擊而馳時。中書在敵營公之率。手兵五百赴援。與我軍相距數百步。並隊而馳。每兩軍相摩。輒發銳施戰。我軍不敢動。行里餘。有一騎蒙鹿角胄。下鞍飲馬於河者。問渠為誰。稻葉伊豫曰。本多平八也。孤不覺淚簌簌下。曰。壯哉平八。以我三萬擊渠五百。猶

石壓卵。渠則從容飲馬。以示餘暇。何其壯也。但我殺之。固無補於勝敗之數。不若且縱之。以成渠勇矣。遂不顧而馳。今日求之古人。非藤忠信。莫可以比。遂以賜忠勝。是夜公竊名忠勝。自點茶而侑之。曰。子勇誠無雙矣。雖然。夸揚之衆。以成海內之名者。孤力亦為多矣。因徐問曰。未知興德川氏。其恩之輕重大小。何如。忠勝伏而不答。強之則曰。殿下之恩。江海無量。但臣為德川累世臣屬。君恩之大。非可以輕重較也。公不憚而罷。

寧靜子曰。豐公之不擊忠勝。猶曹瞞之不追關羽。英雄襟度之豁。可想耳。抑二公賣恩外臣。以結其歡心者。皆欲收以為己用也。而忠勝之不從豐公。亦猶關羽之不從曹瞞也。忠勇義烈之士。寧有可以區區賞賜羅致乎。

關白誅利休

關白在聚樂堂游南禪寺。路過黑谷。時方盛春。櫻花慙亂。偶有婦人從一僧行賞花者。乍聞前驅傳呼之聲。趨避之於陰。關白自輿中暫見容姿艷麗。光彩射

人。就問誰氏女。其僕云。茶博利休女。新寡而守孤棲者。關白聞之心動。欲載以歸。愍憇諭其意。辭曰。妾近喪良人。空居筦篋。哀泣之餘。安能得奉箕箒。關白為之魄褫。芒然歸。遂旌之。其久利休。利休亦謂苟曲從關白意。世必云賣此女以婪奇利也。因固辭不從。關白未如之何。意殊怏怏。適有人告者云。利休自刺其像。置之大德寺山門之上。關白於是忿怒曰。夫山門者。天子入焉。諸公卿入焉。茶博何為者。敢置其軀於天子公卿之上。無禮甚矣。又聞其有私於茶具諸

墨也。益怒。竟使人賜死。方此時。利休與其徒宗巖。點茶於一室。聞命下。不敢驚。儀卑徐起。乃署什於眾親。以為記念。然後從容自裁云。

寧靜子曰。利休一茶博耳。乃能耻依其女。以博富貴。推此心也。何曾有私於區區。罟玩哉。後之奉其茶儀者。往往賈門欺人。其能無愧其師乎。

利休之靈

一夕。豊公從美人數輩。入于茶房。熙燈而坐。自種炭於地爐。以為樂。既而房中忽現茶博利休之靈。其狀

烏帽黃道服。肅而坐爐邊。熟視其種炭。目光閃閃。呼吸生焰。衆姬皆悚然。公覩視一喝。曰。汝何無禮。不脫帽。而敢見我。則遂巡退。倚于坐偶。公乃架茶鼎於爐中。徐起。引衆姬入便室。遂呼侍暨壘三十郎。戒之曰。利休之靈在彼。汝且往叱焉。三十郎諾。而往。先牢鎖廡下戶牖。而後入房。彷徨索之。杳無形影。乃復命。曰。靈既去矣。歟。下勿以為意。此時三十郎齡僅十五。容姿端嚴。而蘢氣從容。公大歎賞。賜以紫袍一領。寧靜子曰。豊公之誅利休。非其罪也。宜其氣冤結。以

近古文言卷
青闕書
現此異靈也。柳公以叱咤風雲之勢，不能無憚心於一利休之靈，亦其秉彝之良，不可已者矣。至其賴小豎子之力以自安，則誠可笑之甚。

征韓之後

征韓之後。小早川隆景在開城府。使其臣曾根兵庫候起居於名護屋之營。太閤召見之。兵庫拜謝伏地曰。寡君隆景使賤臣某敢請。令願得致生兵十萬於韓。則使其守韓之諸城。隆景乃與諸將士率現兵三萬。進飲馬於鴨綠江。長驅破山海關。直攻入北京。

以一覆其巢窟。是寡君之志也。太閤聞而壯之。顧謂東照公及前田利家曰。卿等善記焉。孤雖不幸而即世。有關白秀次在。必將滅明國而後止。當此之時。吾魂化為一大鐵盾。乘風雲上天。以殲四百餘州。譬奴於一壓之中。亦在吾度內耳。因憶古有死而為雷者。猶偶忘其名矣。施藥院秀成在側曰。即管相國也。太閤曰然。此小漢不中。吾舉丸一點垢。尚能死。逞其志。而何有於乃公哉。滿座悚然。莫弗驚其雄膽。寧靜子曰。豈公征韓之後。世多議焉者。余則謂以蓋

近古文選卷
世之雄立無事之朝。咄咄不堪髀肉之生。則外征耀
兵亦勢之必然。特主將不得其人。加以暗地理。而
公之齡亦從頹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而公自任。
親征之勞。則轉瞬滅韓。且暮渡江。明社之覆。未必不
在覓羅氏之先也。故余嘗歷論宇內英雄。定為四傑。
曰豐太閤。曰忽必烈。曰厯山王。曰那波烈翁。而秦皇
漢武不與焉。猗典偉矣哉。

韓國多虎

韓國多虎。加藤氏營在山麓。一夜有虎來噬侍臣上

月左膳殺之。清正恐天明從圍其山。有一大虎。獰猛
排茅葦而進。清正負嵎。柴巨砲待之。虎益怒。張口入
立。衆爭射銳之。清正叱曰。且視吾技倆。言未畢。轟雷
一聲。丸飛入口中。虎仆又起。輾轉以死矣。黑田氏之
營。在全義館。破曉人聲駭然。長政謂。是必敵來襲也。
登樓觀之。有虎入廐食馬也。管政利直起。抽刀逐之。
虎咆哮來攫。政利躍斬其骼。虎轉身而遁。政利殆危。
有一士卒擊虎肩。則後藤基次也。政利呼曰。獲矣。一
擊裂其眉心。虎乃斃。長政不悅曰。汝等各為一面之

將。不知愛其身。而與擊獸爭雄。告死。不服也。
寧靜子曰。暴虎焉河。聖人以戒。馮婦之攘臂。為士者
笑之。然當時征韓諸將。鼓餘勇於百戰之後。而試鋒
鉾於不可知之外域。是冥謂入虎穴。探虎子者。則其
累山君。搏黃公。其常事耳。未可以不知命。概而論之
也。

酒井善左衛門

主計頑清正之入韓也。薩人梅北宮內者。時其亡。起
兵侵肥後。肥後人多屬之。兵勢甚盛。佐敷留守酒井

善左衛門度其不可力爭。乃詐納降。避城迎之。梅北
欣然而入。於是善左謂梅北曰。臣仰君威靈。既為臣
属。豈復有他腸。願獻杯酒。以祝今日。乃招請梅北。盛
設供張。及享。使美人行酒。梅北高踞上座。殊有得色。
因先自酌。而後舉觴。屬善左。旋起取鞍。宿之。善左察
其無戒心。抽刀跃起。猝。梅北仆之坐。刺其喉以殺之。
事起不意。在坐皆倉皇迷亂。爭欲刃善左。善左瞑目
叱之曰。汝等喪心耶。我為國家誅逆賊。宜舍逆助順。
則我公必宥脇從之罪。以賞討賊之功。否則天誅不

旋踵矣。衆皆投刀羅拜。諸從梅北者聞之皆遁。善左追擊殲之。餘黨悉平。善左原秩二百石。清正賞其功。十倍與二千石。

寧靜子曰。此警也。豐公亦驚愕。至。遣茂野彈正討之。本多中書助之。然而善左衛門一人之力。能平之。奇男子也。諸史多不錄姓名。特表出之。

悍卒

征韓再役。淺野左京大夫幸長。與明將高策戰。彥陽不利。猶進不已。從士龜田某。因其轡以刀鞘策馬。馬

奔向蔚山。明兵追驅甚急。幸長麾下或死或散。能從者國老河內氏。及步卒槁木六郎耳。六郎善銳。執銳名小孤者。連發防敵。銳熟不可手。乃自溺以殺其熱。復返射殪數十人。彥陽距蔚山僅二十里。皆途餓矣。六郎取搏餅三粒腰。以其一奉幸長。一以自食。欲收其一於囊。河內自旁乞之。六郎疾視曰。是僕之後食。足下身為國老。而臨陣曾無腰糧之慮。何以能戰。今日之敗。未必不此之由也。河內忿恚甚。欲得六郎以甘心焉。請之幸長。幸長不許。六郎子孫今尚仕在。

藝藩云

寧靜子曰。堂堂大國之老。賴一步卒之力。以免乎萬死。又至乞其食。真可憫矣。笑曹刷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者。亂世猶然。况泰平之朝乎。

太閤觀五老刀

豐公在伏水第。偶出外廄。觀數口佩刀。挂在架上。蓋大老諸公所脫也。公笑顧前田玄以曰。我且暗射其為某某刀。汝默而聽之。其金飾者秀家也。才過度者。景勝也。革纏其柄者利家也。柄室皆異樣者源元也。

而素朴無華。製造不異常者。是為江戶納言耳。玄以驚曰。一如尊命。不知殿下降以知之。公曰。夫秀家矜飾。凡事好佳麗。而上杉之剛武喜長劍。自其父時而然。又左起卑賤領大國。而樸茂之性。不改其初。毛利氏之好奇偉。則不但。劍佩也。唯吾江户納言。沈勇而有大度。武庫兵森然。其所賴者。不在一劍。吾是以知之也。

寧靜子曰。豊關白之於五老。觀其所佩刀。而呂之其爲人。絲毫不爽。亦足以徵其知人能任用矣。抑我

徳川氏與前田毛利上杉諸家並榮於今日而浮田氏獨忽諸好往屢之弊其可不畏哉

太閤薨

太閤以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午胸薨壽六十三葬於東山阿彌陀峯初聚樂筆之成公偶詠國歌一首自書之箋使尼孝藏主函而藏之戒曰他日有需則出之後十二年至此病篤俄召尼孝命之曰持昔所作國歌來尼孝出而進之公直援筆記歲月日及諱於其後欲并造花押半成而脫澁乃擲筆明日而薨

蓋豫以擬絕命詞臨薨出以遺後人也其歌曰露止置露止消奴留我身哉奈仁波乃事波夢乃世乃中此箋今尚傳在木下侯云

寧靜子曰嘗誦大風歌而想見漢家隆興氣像及讀秋風辭則又哀樂盛衰之感係之矣唯我豐公歌僅三十一字而一生鴻業似夸似朝而自苦得失無復死恨之意隱然見於辭表嗚呼豪邁快器世復有如此大英雄耶

加藤嘉明

加藤左馬助嘉明。沈勇而有識量。其侍諸臣恩威兼洽。嘗好聚舶載麾罟。每明高至長崎。託而致之。家有青銅鍾子房碟各十枚。嘉明景愛玩之。有佐客輒供之一。一日侍臣某誤墜之地。破其一枚。侍臣思主怒恐惶待罪。嘉明聞之。如有死思。乃召侍臣曰。汝勿患。我宣為小過棄一士耶。因呼取其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以我誤為洩憤之舉。吾有死大悔也。顧使此罟永存。每後來供客。人必曰。某年某日某姓名。破其一。是以唯九。足以畧玩之故。永遺一士罪名也。吾心死山。

甚憎。是以如此。蓋自此絕意不復愛奇物。

寧靜子曰。東坡云。人能讓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非謂鄙吝之心。不覓發露。則今也人破其匣。愛名匿。而恬然不怒。更毀其餘。以滅破者之跡。寧有曠懷洒脫如此之士耶。東坡又云。寓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爲病。嘉明氏之愛麾罟。其殆寓意之善者歟。

塙園右衛門

塙園右衛門直之。仕加藤嘉明。屢有戰功。遂為銳隊將。食祿千石。及關原之後。加藤氏怒其違軍令。逮罵

曰。如汝終身不可當將帥之任者。直之深啞之。遂棄祿士命。留詩於舍壁曰。野水江南逐不留。高飛天地一閑鷗。加蘇氏時頃豫之松山故曰江南。後游車數君皆不得志。去授妙心寺為僧。師大龍和尚。改名鐵牛。麻衣草屨。猶不脫一劄。化飯京中。京中人莫弗憐而敬焉。睿興大龍赴一高家齋請。鐵牛後至。和尚怒責之曰。典師會而後何也。鐵牛不答。徐布座具。拜跪曰。一鞭遲到。且休怒。君駕大龍吾鐵牛。和尚投塵感歎。

寧靜子曰。塙圍戰國一武夫。而能悟禪機如此。真不

可多得者矣。但團事史多錄焉者。率係武勇之蹟。余特錄其異於衆者。以存奇士。

恠猿

藝之廣島。有福島伊豫者。其正廳之廁。夜夜有恠出焉。人莫敢入之。一夕武藤坂井大槻真木村上諸人來集。時塙圍右衛門亦往。談論移刻。圍起之廁。主人慮其有異。使侍童執燭從之。廁在大松樹之下。萬籟縕其上。忽有物下。簌簌有聲。陰風一幾。黯然墜屋上。圍謂是死云恠者。屏息候之。既而恠據屋端。俯闔廁

中。向如赤夜叉。日光爛爛射入。團張眼叱之。恠轉身下。直自廁底。手摩圍之脅。圍伸臂執之。恠則躍上屋。闔之如前。於是圍決起攫其腕。極力牽之。廁戶為破燭滅。恠在暗中。輒轉欲逸。向之侍童。走來持其脚。圍急抽腰刀刺之。廁中主客。聞其聲也。爭來燭之。圍滿身被鮮血。淋漓朱殷。恠則厄然僵在地矣。迫視之。乃一大獮猴之極老者云。

寧靜子曰。世俗所謂恠云者。往往有形氣觸人而無見其物也。其實非無物。唯無有。如燒圍其人者。捕而

獲之耳。夫猿狖狐狸諸妖獸之外。寧別有恠云者乎。因思昔者源三位。射恠獸亦安知非是等之類耶。
飯田覺兵衛

肥後侯加藤忠廣。清正子也。嘗誥左右曰。我願為多力人。左右曰。何也。曰欲重襲厚甲。以免銳丸之害耳。飯田覺兵衛。侯之舊將。而數從清正有功者。此時在坐。進而泣曰。主君何言之怯邪。夫先君之在世。破堅挫銳。大小數十戰。未嘗受一刀瘢。遂為征韓先鋒。殊羣八道。鬼上官之名。至今猶止兒啼。然而死着不過

一單甲。抑為主將者。苟能愛將校。撫士卒。則三軍之從指揮。猶吾手足。然則三軍之甲。皆君之甲也。假令將叛。卒離君雖獨重百甲。亦無補於死。君何言之怯耶。遂號哭而退。獨自歎曰。噫加藤氏之亡。其不遠矣。居無何。忠廣果坐事國除。

寧靜子曰。當時所用。特鳥銳之小者耳。忠廣恐怖乃如此。設令在今日。觀中曰。忍諸大礮。其股栗何如也。我聞西虜那波烈翁之奪落日橋。仰天數飛丸。約畧五十十矣。尚能得挺身其中以進。天授英雄。銳亦不能

中。而何厚甲之恃哉。

戶川肥後

淳田直家病篤。自知不起。召侍臣曰。寡人旦暮將入地。汝等能殉於我乎。皆曰。臣等受君洪恩。為日久矣。今日下從。何敢辭。直家喜而賜之酒。遂各書姓名於簡。遺命收之柩。戶川肥後後至。獨不肯。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夫破堅挫銳。脫君於萬死之中。是臣之所能。若夫徒死。以從君於冥途。臣之所不能。君必要殉死。宜莫若夫法華僧焉。何則。僧揮麈一喝。引導死者。猶

旦使之得成佛。而况目殉以尊君於冥冥之中。其登天堂受快樂必矣。且夫僧未嘗一犯矢石之難。而君子死以尊禮寵賜十倍。臣等是雖以蒙恩之厚薄。且不可以不報也。如臣等何敢能直家。突然自悟。曰。吾過矣。遂不復責殉死。

寧靜子曰。殉死之為陋習。今古一揆。可勝浩歎哉。世之稱忠臣義士者。不知翼遺孤以張大先君之業。而徒死以殉其死愛之君。此夫匹夫匹婦之為諒者。相去奚何。而況可以君責之臣乎。肥後之言。雖過激也。

要可以為後人之鑒矣。

又曰。嘗聞一老人言云。殉死有義死。俠死利死之辨。昔相馬氏臣。有金澤忠兵衛者。及其主大膳大夫義亂歿。慨然自奮。曰。我家累世忠烈。至先人備中。凡十一世。皆殉節於矢石之間。及我之身。獨受厚祿於治世。而無涓滴以報國也。今而不從君。何面目見父祖地下。乃唇腹以死。是為義死。其儕輩聞之。亦有目奮而殉者。謂我豈可後於金某乎。是為俠死。若夫非甚有恩於其君。徒冒殉死之名。以為子孫榮耀之計者。

是為利死耳。觀於此言。為士者亦可以知死擇矣。

福尾勝兵衛

福尾勝兵衛者。因幡守淺野長治之臣也。方其主疾病。心期殉死。會禁殉之令出。勝兵衛不得已。而別立一案。及長治卒。柩車出。從而送之野。埋葬禮畢。諸臣皆散。勝兵衛獨彷徨墓前。不去。其家屢使人迎之。固執不動。則饋食供之。如此者連日夜。寺僧輩或勸就廡下。辭曰。僕心已從君黃泉。兩霑之難。固非所辭也。當此之時。長治子長照嗣後。為式部少輔。知勝兵衛。

之志。竟不可奪也。為築廬於山間。以居之。勝兵衛乃從之。弊衣糲食。日掃墓門塵。以終其身。

寧靜子曰。福尾氏不以新令改其初心。乃延陵挂劍之心。而守墓不去。則端木盧塚上之志也。嗚呼。一死之俠可及也。不死之義。不可及也。

近古史譚卷

金主清閣藏文

近古史譚卷上



9
7

